中國統治下的西藏文化與人權

●達瓦才仁／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

●陳雪琴、蘇芳誼／記錄整理

西藏的歷史緣起

台灣有人稱西藏爲「圖博」（Tibet），關於Tibet的中文稱呼，我們也有過討論，最後還是選擇用「西藏」這個代表我們的名稱，主要的理由是：第一、中文是聯合國的通用語言之一，1960年代聯合國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，在其文件上都以「西藏」稱呼我們。第二、從歷史的角度而言，早在明朝末期開始，中文史料就使用『西藏』這個詞彙，當時統治西藏的是「藏巴汗」政權，因爲地處中國的西邊，而被稱呼爲「西藏」，一直沿用至今。由於過去的歷史發展，假使我們改變使用西藏這個名稱，恐怕會造成更大的混亂，最後達蘭撒拉流亡政府不得不接受，這個以中國爲中心的、不盡如人意的名詞與概念──「西藏」。

中國扭曲西藏的形象

中國政府抹黑西藏的說法，是強調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──黑暗、落後、野蠻的封建社會，從五○年代中共侵占西藏以來，一直到2008年通過「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日」的決議，這種說法至今未曾改變。導致很多人誤會以爲西藏真的是一個落後、不開化的社會。個人認爲這是一個文化霸權的問題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殖民者，在佔領殖民地之後，都不會承認他們屠殺被殖民地人民、巧取豪奪殖民地領土和資源的事實，總是辯解或強調說他們自己如何代表進步，被殖民地如何落後野蠻，他們的入侵，如何使被殖民地被引領到現代文明當中，被殖民地人民如何因此受益等等，還有殖民者如何建設和發展被殖民地等等，這種以文化霸權，合理化其侵略土地與掠奪財富的行徑與藉口，西方的殖民歷史是如此，中國也不例外。比如，日本當年在台灣和東北滿洲地區的建設，較中國現在吹噓的在西藏的建設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西藏眾生平等、眾生為母的內涵

不可否認人權、平等、博愛、民主等觀念，都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貢獻。其實，西

藏以佛教立國，佛教也有類似的概念，主張眾生平等、眾生爲母的概念，強調慈悲的思想。所謂眾生爲母的概念，即是以博愛爲前提，我們要愛所有的眾生，包括在天上飛的鳥、在地上爬的昆蟲等，在無數的輪迴當中，牠們可能曾經是我們的母親。我們相信眾生都是平等的，今生我們作爲人，上一輩子可能是一隻狗，上上輩子則可能是其他動物；或者今生我們是當官的，下一次可能是下地獄，也有可能甚麼都不是。不管我們所擔任的職務爲何，每一位眾生曾經是我們的母親，我們要像對待母親一樣，疼惜所有生命。根據眾生平等的思維，建立獨特的政治、社會與文化環境，目前仍比較完整地繼續保留西藏傳統宗教和社會制度的是南亞小國── 不丹，不丹是從西藏分裂出去的，西藏原有的社會制度不間斷地延續了下來，是一個重視宗教與傳統的國家。一直到數年之前才開始向世界開放，根據國際社會的調查，不丹國民在傳統的社會制度下，其幸福指數排名全球前十名中，因此，如果西藏沒有被中共侵占，西藏人民的幸福指數也應該和不丹差不多，絕對不會是目前天怒人怨的這種狀態。

西藏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方式

1918年以前，西藏政府並沒有設置警察與軍隊，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。西藏軍隊的組成採取差役制度，政府會分配土地給提供兵差的家庭，政府需要用兵時，每一位兵差要自備槍、馬匹、火藥爲國出征，如果沒有發生戰爭，也就不需要出征，平時也沒有集中接受軍事訓練。西藏所建立的軍隊，從第一天成立開始，其目的只有抵禦外來者的入侵。平時，和美國一樣，人民可以自由擁有槍枝等武器。

西藏政府的規模很小，政府的組成，是由貴族（俗官）與平民（僧官）兩部分結合而成，各有一百七十五名。這裡所稱的俗官就是貴族，由某些世家的子弟來擔任，雖然職務並不是世襲的，但是擔任官職的機會則是世襲的。另外一半是僧官，來自於社會各階段，大部分是社會的底層。西藏政府的官員，恐怕不及台灣一個縣政府公務人員的總數，在沒有軍隊與警察的配合下，三百五十名政府官員，可以統治六百萬西藏人民。

由某些角度來看，西藏特殊的歷史與文化，造就西藏獨一無二的成就。公元十世紀時，西藏發生過暴動，在此以後，一個沒有軍隊、警察，人民可以自由武裝自己，僅有三百五十名官員治理的國家，近千年來未再發生人民暴動。西藏是世界的屋脊，土地非常貧瘠，面積將近半個歐洲大，面對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，因爲佛教慈悲爲懷的思想，加上善心佈施的傳統，西藏從未發生餓死人的事件。不僅各地寺院所保存的藏文歷史記載與文獻資料，沒有發現餓死人的紀錄，中國政府也一再找尋反駁西藏沒有餓死人的資料，至今還是一無所獲，可以得到佐證。西藏從五世達賴喇嘛廢除死刑以來，在非戰爭年代沒有人被處死，只有1918年與中國戰爭期間執行過死刑，這些偉大的成就，嚴格來講相當了不起。

中國強迫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及其影響

1950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之前，西藏是一個非常和平與傳統的國家。西藏人認爲西藏是世界的中心，當初英國人進入西藏時，西藏人將英國人視爲「外洲人」（即類似天外人的意思），他們對於整個世界的認知，除了西藏本身之外，就是東部的中國（代表法律嚴密的國家）、南部的尼泊爾（代表工匠技術優異的國家）、西部的印度（代表教化嚴謹的國家）及北部的突厥（代表軍事強盛的區域）。西藏人民沒有現代國家主權的觀念。

1950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時，八千名欠缺正規訓練的藏軍不敵中國的攻擊，西藏被迫與中國簽訂「十七條協議」。這項協議是歷史上唯一白紙黑字承認西藏屬於中國的正式文件。在此之前，無論中國政府怎麼講，西藏從唐朝、元朝或任何時代成爲中國的一部分，全都是中國歷史學者穿鑿附會提出來的。

「十七條協議」是城下之盟，當時世界主要國家對西藏採取冷漠的態度，西藏不得不接受該項協議。事實上，「十七條協議」是權宜之計，1951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以後，興建從四川至西藏的川藏公路與青海至西藏的青藏公路，1954年兩條公路在拉薩會合通車。等到1954年底，中國開始邀請達賴喇嘛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然後成立西藏自治區，無視於「十七條協議」維持西藏社會制度的承諾，派軍進駐嚴格控制西藏。

另外，中國以民主改革爲名，對西藏人民展開一連串的迫害。以「民主改革」之名，欺騙西藏人民，推動俄羅斯等共產國家的「集體化運動」。中國推動集體化運動，第一步是剝奪人民財產，因爲西藏跟中國比較起來社會相對穩定，絕大部分的西藏農民，都擁有自有財產，不像中國大部分的農民都是赤貧，西藏農民不全都是富裕的，但維持基本溫飽不是問題。由中國所主導的集體化運動，並未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。另外，西藏大多數男人都擁有槍枝，中國政府宣稱西藏的安全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護，西藏人民根本不需要擁有槍枝，強制收繳槍枝，立刻引來西藏人民的反彈。第二步是消滅西藏宗教，中國將宗教視爲鴉片，將寺院視爲推動西藏集體化運動的絆腳石。中國強調生產及勞動者，是真正創造剩餘價值的人，而寺院則是社會的寄生蟲，必須消滅寺院並強迫僧侶勞動自食其力。

中國在西藏所推動剝奪人民財產及消滅宗教的政策，都無法讓西藏人民接受，導致西藏各地接連出現人民抗議的事件。中國意圖召集各地的貴族或部落的領導人開會，尋求這些人的支持，這些貴族有錢也有勢，爲了保護自我的利益，自然比較容易妥協，願意配合中國政府，但真正反對中國最激烈的則是一般人民。西藏人民反抗中國暴政是普及性的，根據統計在1950年至1980年之間，將近一百二十萬名西藏人民因爲戰爭、饑餓與鬥爭而死亡，將近六千多個寺院被摧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的家鄉幾乎所有的男人都參加對抗中國的戰爭，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，在我的家鄉——現青海省玉樹州的六個縣，1964年的人口數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二十四，這相當於損失了所有的青壯年男性，在我

的家鄉，所有的家庭都有人在戰鬥中死亡。比這更慘烈的是青海省果洛州，六個縣的人口減少百分之七十以上，那就等於只剩下老弱而已。雖然中國共產黨有效統治西藏，至今仍未成立一支以西藏人爲主的軍隊去攻擊西藏同胞。基本上，中國政府並不相信西藏人，文化大革命之前，部分縣級以上的書記還有藏人的身分，現在則只有二、三位是藏人，這些人大多是漢藏通婚的後代，或者這些藏人的妻子是漢人。

藏族與漢族文化的差異

在八〇年代胡耀邦主政時，西藏有過短暫的開放時期，中國政府根據憲法的規定，推動西藏語文的教育。我個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小學，文化大革命快結束時上中學，我從未在學校學過藏文教育，我學中文與自己的價值取向沒有任何關係。我的父母長輩沒有一個人會說漢語，也沒有任何一位對漢語有任何好感，因爲我唸的是民族學校，除了強迫接受中文的教育之外，比一般學校更強調政治教育，老師灌輸我們西藏過去是一個野蠻落後的社會的思想。但是我回到家之後，家中長輩一再告誡我們，漢人是野蠻人。後來我發現雙方都沒有說謊，因爲兩者是不同的文化。

就西藏人的角度而言，任何人一旦沒有信仰，就不懂得善惡取捨的差別，所以西藏人認爲中國共產黨是野蠻人，只有權力和物質利益的價值觀。西藏人普遍相信佛教尚未傳入西藏之前，西藏是一個黑暗社會，西藏人是野蠻人，中國共產黨與昔日西藏一樣，由於沒有宗教信仰，因此當之無愧是野蠻人。不過，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看，西藏人沒有學會西方現代的技術與文化，才是野蠻人。我就是在這兩種野蠻人文化之間成長，我可以用中文發表演說，卻無法以流利的藏語演說，這是我個人的遭遇，也是整個西藏民族所面對的處境。

藏傳佛教與文化面臨的考驗

早期藏傳佛教文化對外傳播的區域，包括整個西藏高原、喜馬拉雅地區、內外蒙古以及俄羅斯境內卡爾梅克、布利亞克、土瓦等三個自治共和國。後來，這些深受藏傳佛教的影響的地區，除了喜馬拉雅山區之外，其他都淪爲共產政權的統治，爲了施行共產主義而消滅佛教。六、七〇年代，全世界藏傳佛教的傳承只剩印度與不丹，藏傳佛教出現青黃不接的窘境，當時達賴喇嘛接受印度政府提供的、原英國的一個戰俘營，利用這個戰俘營成立寺院，收留將近一千五百名僧侶。曾幾何時，這些僧侶幾乎就是藏傳佛教僧侶的全部，藏傳佛教的法脈就是靠這些僧侶才得以傳承到現在。因爲有這些僧侶的緣故，藏傳佛教後來得以擴大發展，讓全世界認識到藏傳佛教豐富的內涵。

反觀，中國統治下的西藏，雖然胡耀邦主政時有過短暫的開放，成立許多教授藏語文的學校，但維持五至六年的時間就停止。1995年中國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議後，全面禁止藏語文學校的開設。在西藏開設私立學校，必須面對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，接受中

國政府所選定的教科書，使用藏文授課的學校，一旦被發現有任何小差錯，中國政府立刻關閉學校，使得這些以藏文授課學校的壽命，往往不超過五年。

中國推動漢化教育，剝奪西藏學生學習藏文的機會，採取的作法就是以中文授課爲主，刻意將藏文與英文學習的時間重疊，學生只能單選英文或藏文。如果選擇學西藏文就必須放棄學習英文的機會，反之亦然，西藏學生面臨兩難的抉擇，往往選擇學習英文，中國官員竟藉此大做文章，對外宣傳西藏學生不願意學習藏文的錯誤資訊。

人權與自由是奢望，能不能存活才是問題

全世界很多人都非常關心西藏的人權與自由，但對西藏人而言，我們最在意的不是生活過得好不好的問題，而是整個西藏民族和西藏文明能不能繼續存活下去的問題。只要中國政府同意，我們都願意用西藏語文來教授共產主義，希望中國政府容許西藏語文的存在，因爲任何民族一旦失去文字，這個民族就會失去生命。中國在西藏推動漢化政策，刻意排除西藏學生學習藏文的機會，正是一種種族滅絕的行爲，是西藏傳統文化的最大威脅。

我不太想談西藏人權的問題，是因爲中國政府踐踏西藏的人權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。2008年西藏內部發生很多抗議的事件，中國政府派駐三十萬的部隊，維持西藏的穩定，全世界國家都認爲中國政府小題大作。西藏境內共有六百萬人，分佈在兩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因爲西藏地廣人稀，只要拉薩一有狀況，中國可以輕易派出軍隊將拉薩團團圍住，並逐家逐戶找出異議分子。達賴喇嘛一直強調和平理性，不希望再看到雙邊的衝突，因爲這個世界最容易煽動的就是民族仇恨，一百年前你殺了我的族人，一百年之後，談起過往的歷史，很容易使人滿腔熱血。西藏流亡政府一貫主張，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，西藏與中國比較起來，西藏是弱小民族，以牙還牙、以眼還眼的報復心態，對雙方都沒有好處，特別是西藏民族。

總之，中國政府用血腥要流氓的行爲鎮壓西藏人民，使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受到侵害，是眾人皆知的事情。最後，我還是要強調西藏人的觀點，中國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，在西藏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，相對於西藏民族和西藏文明的存亡問題而言，都是微不足道的。當前西藏人最關心的是西藏的宗教、文化以及整個民族的存亡問題，西藏人民過得好不好並不是西藏問題目前的實質核心內容。◆